

經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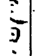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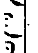
春秋左傳補註卷三

元和惠棟撰

成元年傳瑕嘉　周禮典瑞注引作叚嘉葢古文止作叚讀爲遐也今文亦作瑕唯陸氏周禮釋文猶存古字

二年傳隕子辱矣　説文引云抎子辱矣抎有所失也戰國策齊宣王曰寡人愚陋守齊國唯恐夫抎之墨




子天志曰國家滅亡抎失社稷廣雅亦云抎失也案

呂覽季夏紀云昭王抎于漢中高誘曰抎隊音曰顛

隕之隕史記東越列傳曰不戰而抎此抎字之誤漢

書作殞知抎與隕通抎古字也隕今字也徐廣曰耘

義當取耘除失之

朝夕釋憾　唐石經憾作感案古本左傳憾字皆作感

从省文

師之耳目在吾旗鼓進退從之　孫子引軍政曰言不

相聞故為之金鼓視不相見故為之旌旗夫金鼓旌旗所以一人之耳目也人既專一則勇者不得獨進怯者不得獨退此用衆之法也荀卿子云將死鼓御死轡

將及華泉　京相璠曰華泉華不注山下泉水也

韓厥執縶馬前　縶說文引作馽從馬口其足讀若輒或從糸執聲　穀梁傳云䟘者何也曰兩足不能過齊謂之綦楚謂之䟘衛謂之縶

辟女子注使避君　棟謂下云乃奔則辟當讀為趩與

五年伯宗辟重同周禮大司寇云使其屬趕康成曰故書趕作避杜子春云避當為辟玄謂趕止行也古趕字有作辟注訓為避非也

蕭同叔子　于寶曰蕭同叔子惠公之妾頃公之母史記作桐

物土之宜而布其利注播殖之物各從土宜　棟謂物讀如既夕禮冢人物土之物鄭氏云物猶相也大司徒職云以土宜之法辨十有二土之名物周書大聚

曰因其土宜以為民資

司馬司空輿師候正亞旅　司馬司空軍司馬軍司空也輿衆也輿帥領其衆在軍之後者候正軍候主候望者高誘說如此

殺御叔　韋昭曰御叔陳公子夏之子靈公之從祖父嬀姓也

王曰止　高誘曰止禁止也

誰居註居辭也釋文云居音基　案檀弓云何居我未

之前閒也注云居讀為姬姓之姬齊魯之閒語助也

列子黄帝篇云關尹謂列子曰姬魚語女張湛云姬音居魚當作吾是居姬互訓葢古音同也

侵敗王略注法度　案略封也昭七年傳曰天子經略天子謂之略諸侯謂之封

三年傳伐廧咎如討赤狄之餘焉　案僖廿三年傳狄人伐廧咎如賈逵曰赤狄之别種隗姓杜注亦同赤狄種類已盡惟廧咎猶在故復討其餘劉炫以為廧

咎之國即是赤狄之餘杜以為餘民散入其國豈其然乎 成十三年注云季隗廧咎如赤狄之女也是杜自相矛盾

荀騅 案世本騅謚文子

齊侯朝于晉將授玉 史記晉世家云齊頃公如晉欲上尊晉景公為王景公讓不敢王劭案張衡曰禮諸侯朝天子執玉既授而反之若諸侯自相朝則不授玉齊頃公戰敗朝晉而授玉是欲尊晉侯為王太史

探其旨而言子惠子曰授王古文左傳作授王司馬
子長謂齊欲尊晉為王葢晉作六軍擬於王矣故齊
欲尊之猶戰國東帝西帝之例也古文不可見存之
以備異說楝案古玉字皆作王左氏傳多古字古言
故玉从王定五年傳云改步改玉晉語作改玉改行
荀卿王霸篇又云改玉改行是古玉作王之證西漢
劉子駿治左氏始改王為玉周禮九嬪職云凡祭祀
贊玉齍註云故書玉為王杜子春讀為玉是古文皆

以王為玉之證　上文云晉作六軍擬于王矣故史記以授玉為尊晉為王_{諸侯相朝授玉此僭禮也下年傳云鄭伯如晉授玉于東楹之東是有授玉之事平子之說未允}

六年傳沃饒而近盬　服虔曰土平有溉曰沃有汾澮以流其惡　周書曰地有五行不通曰惡

七年傳讒慝貪惏　子惠子曰方言曰貪殺也楚謂之貪惏殘也又云殺人而取其財曰惏二子殺巫臣之族而分其室故曰貪惏

八年經晉侯使韓穿來言汶陽之田　聘禮云若有言則以束帛如享禮注引此傳為證又云無庭實也

宋公使公孫壽來納幣　服虔曰不稱主人母命不通故稱使婦人無外事

傳祁奚　高誘呂覽注云祁奚高梁伯之子祁黃羊也又云黃羊祁奚字

九年傳執諸銅鞮　劉昭案上黨記曰銅鞮晉別宮墟關猶存有北城去晉宮二十里羊舌所邑

操。南音　劉逵曰商角徵羽各有引鍾儀楚人思在楚
故操南音南音始于塗山之女見呂氏春秋
雖有絲麻無棄菅蒯　蒯玉篇引作菽云與蒯同李登
聲類曰蒯草中為索苦怪切
雖有姬姜無棄蕉萃　淮南説林曰有榮華者必有憔
悴有羅紈者必有麻蒯蕉萃猶憔悴也
十年傳大子州蒲　應劭舊君諱議引作州滿陸氏云
本或作滿劉子玄曰州滿今春秋左氏本皆作州蒲

誤也當為州滿事見王邵續書志棟謂王氏當據仲遠說

晉侯夢大厲 李頤莊子解云死而無後曰厲

忠為令德非其人猶不可况不令乎 陸粲曰非其人謂叔申本非賢者雖欲效忠不見信於君適以自害耳棟案陸氏此言是教人慎勿為善非君子之言也呂覽曰賢主之所悦不肖之所誅高誘引此傳以為證杜氏之說未可非也 近代李厚菴亦以于忠肅事况之

十二年傳道路無壅　唐石經作雍棟案古壅字皆作雍說文作雝無从土者

十三年傳民受天地之中以生所謂命也　以五行言則五六為天地之中以爻位言則二五為天地之中以四時言則春秋為天地之中天地之中命也民受之以生即所謂性也性為中情為和中庸之中和卽天地之中也故曰天命之謂性易曰各正性命保合太和在易又謂之利貞故曰利貞者情性也

戮力同心　唐石經及宋本皆作勠說文曰勠并力也
从力翏聲戰國策曰勠力同憂高誘曰勠力勉力也
其字从力詛楚文又作繆力盖古字假借
蔑死我君　唐石經初刻云蔑我先君後改从今本陸
氏曰本或以我字在死上案僖卅三年傳欒枝曰其
為死君乎尋文義當云蔑我死君鄭康成易注云蔑
輕慢也
十四年傳宗卿之嗣注同姓之卿　國之宗臣故曰宗

御書曰記宗功是也宗臣兼同異姓故漢之蕭曹亦為宗臣

衛侯饗苦城叔　王符曰郤犨食采于苦號苦成叔又曰苦城城名也在河東鹽池東北

十五年經宋華元自晉歸于宋　傳止華元于河上則華元未至晉時在晉境耳而云自晉者魚石以華元有平晉楚之功懼以晉討為復之故書法亦曰自晉著其所自復耳蔣杲云

傳盜憎主人民惡其上　子惠子曰盜憎主人民怨其上周廟金人銘也其詞曰古之慎言人也無多言多言多敗故云子好直言必及于難

十六年傳瀆齊盟　崔憬易注云瀆古黷字傳皆以瀆為黷

范文子曰我若羣臣輯睦以事君多矣　唐石經云我若退羣臣輯睦以事君多矣又何求案碑退字又何求三字皆旁增當是晁公武據蜀石經益之

陳於軍中而疏行首　司馬法曰凡陳行惟疏淮南子曰疏隊而擊之高誘曰疏分也

其卦遇復曰南國蹙射其元王中厥目　子惠子曰此與僖十五年傳千乘三去三去之餘獲其雄狐皆夏商之易也或據周易以解之皆不得其義葢夏商占七八周易占九六其辭義各有異同不可强解也

蹲甲而射之徹七札焉　蹲古文作踆蹲猶立也羣經音辨云蹲才丸切鄭康成讀七札一札一甲之度也揚雄

太玄曰比札為甲賈公彦周禮疏云一葉為一札呂覽愛士篇云韓原之戰晉惠公之右路石奮投而擊繆公之甲中之者已六札矣言六札者惟一札未陷耳知甲以七札為數也徹七札者猶貫甲也

楚子使工尹襄問之以弓　穀梁傳云聘弓鍭矢厤信曰古者以弓矢相聘問故左傳云楚子問郤至以弓

有韎韋之跗注　詩瞻彼洛矣云韎韐有奭毛傳云韎韐茅蒐染草也鄭箋云茅蒐韎韐聲也又駁五經異

義云𩋾草名齊魯之間言𩋾韐聲如茅蒐字當爲𩋾陳留人謂之蒨韋昭國語注云昍謂茅草今絳草也急疾呼茅蒐成𩋾也鄭康成雜問志曰𩋾韋之不注不讀如跗跗幅也注屬也幅有屬也以淺赤韋爲弁又裁韋如布帛之幅而連屬以爲衣而素裳白舄也棟案不與跗古字通見詩箋以跗注爲不注者鄭所受春秋異讀也

識見不穀而趨　棟案識當爲適外傳作屬訓爲適髙

誘曰不穀不祿也人君謙以自稱也

三肅使者而退　子惠子曰爲十七年欒書譖郤至張本

好以暇　唐石經初刻無以字

展車馬注展陳也　康成曰展整也

子叔聲伯使叔孫豹請逆于晉師　服虔以爲叔孫豹先在齊矣此時從國佐在師聲伯令人就齊師使豹

豹不忘宗國聞白國佐爲魯請逆家君曰玩下召豹

於齊及昭四年傳則服說為長

公還待于鄆　京相璠曰公羊作運字今東郡廩邱縣東八十里有故運城即此城也

僑如曰不可以再罪奔衛　唐石經曰遂奔衛今本皆脫遂字

十七年傳匡句須吉　應劭風俗通曰匡魯邑句須為之宰其後氏焉

聲伯夢涉洹　酈元曰許慎說文呂忱字林竝云洹水

出晉魯之間御覽隋圖經曰洹水出隆慮縣西北俗謂安陽河即聲伯夢涉之所源出林慮山東平地盈其懐　王逸楚辭章句曰在袖曰懐

余恐死故不敢占也　服虔曰聲伯惡瓊瑰贈死之物故畏而不言也

皆尸諸朝　康成論語注曰大夫於朝士於市昭十四年尸雍子與叔魚於市正義曰晉殺三郤皆尸於朝此尸於市者以其賤故也也棟案論語尸諸市朝孟子

若撻之於市朝索隱謂市之行列有如朝位故曰市朝王制謂刑人於市則此尸諸朝疑即市朝或云朝或云市隨文言之非有二所

一朝而尸三卿　韓非子載厲公語曰吾一朝而夷三卿予不忍盡也周禮凌人曰大喪共夷槃氷鄭氏云夷之言尸也尸之槃曰夷槃牀曰夷牀衾曰夷衾移尸曰夷于堂皆依尸而為説是夷與尸古字通又古夷字作𡰥與尸相近故或从尸或从𡰥也

十八年傳周子有兄而無慧　案大戴禮曰慧種生聖
癡種生狂故昌邑王清狂不惠惠與慧古字通
羊舌職　子惠子曰說苑作羊殖殖為舌職合聲
籍偃　韋昭曰籍偃晉大夫籍季之子籍游也世本曰
襄生司功大伯伯生候季子子生籍游游生談
爵不踰德　荀卿子曰爵賞不踰德是以為善者勸
以塞夷庚注夷庚吳晉往來之要道　案繁欽辨惑曰
吳人者以船檝為輿馬以巨海為夷庚臧榮緒晉書

曰司徒王謚議曰夷庚末入乘輿旋館陸機辨亡論曰旋皇輿於夷庚然則夷庚者通謂車馬往來之大道以其在彭城故屬之吳晉也小尒疋曰庚通也

襄元年經楚公子壬夫　匡謬正俗曰楚公子王夫字子辛今之學者以其字子辛遂改王夫為壬夫按楚有公子午字子庚庚是十幹午是十二支法有相配辛壬同是十幹與庚午不類當依本字讀為王夫

傳寘諸瓠丘注河東垣縣有壺丘亭　案壺與瓠通見毛公傳

二年傳正輿子　子惠子曰荀子曰萊不用子馬而齊并楊倞曰或曰正輿子字子馬

三年傳組甲三百被練三千注組甲漆甲成組文被練練袍　馬融曰組甲以組為甲裏公族所服被練以練為甲裏卑者所服賈逵曰組甲以組綴甲服虔同車士服之被練帛也以帛綴甲步卒服之凡甲所以為固者以盈竅而任力者半卑者所服組盈竅而盡任力尊者所服棟謹案禮說稱賈氏義為長少儀曰國

家麇敝則甲不組縢逸周書曰年不登甲不纓縢孔晁曰縷繩甲不以組引見初學記蓋組甲之工靡于被練故凶歲不組縢所以節財也考工函人云凡察革之道眡其鑽空欲其惌也空惌則堅窽滿則固帛粗故任力者半組細故盡任力呂覽有始篇曰邾之故法爲甲裳以帛高誘曰以帛綴甲即被練是也公息忌謂邾君曰不若以組甲凡甲之所以爲固以滿窽也今窽滿矣而任力者半耳且組則不然窽滿則盡任

力矣鄁君以爲然高誘曰組甲以組連甲賈氏之說

蓋本於此

乃盟於彤外　京相璠曰今臨淄惟有澅水西北入泲即地理志曰如水矣彤如聲相似然則澅水即彤也

其將來辭　韋昭曰辭陳其辭狀也

軍法有死無犯為敬　韋昭曰有死其事無犯其令是為敬命案晉語韓獻子為司馬趙孟使人以其乘車干行獻子執而戮之宣子召而禮之曰夫軍事無犯

犯而不隱義也韋說頗勝於杜

反役與之禮食　韋昭曰反役自役反禮食公食大夫之禮

士富為候奄　晉語曰使范獻子為候奄韋昭曰獻子范文子之族昆弟士富也是范氏有兩獻子矣

四年傳文王帥殷之叛國以事紂　周書程典曰維三月既生魄文王合六州之侯奉勤於商孔晁曰三分天下有其二以服事殷也

季孫曰略注不以道取曰略　匠慶請用蒲圃之木故
季孫曰略正義言令匠慶略他木失之
有窮后羿　玉篇引作竆說文曰竆夏后時諸侯夷羿
國也从邑竆省聲
生澆及豷　澆說文引作敖論語作奡尚書云無若丹
朱傲劉向引作敖管子云若敖之在堯說文引書作
傲云讀若傲論語奡盪舟以上說文是敖與奡通今傳作
澆者敖澆音相近師讀各異故也

敗於狐駘　禮記作臺駘淮南子墬形曰沂出臺駘術篆文臺壺字相似壺又與狐通故傳作狐駘杜氏以為即番縣之目台山案目台即淮南子目駘山淄水所出杜說非也（目台山今杜解本作目台亭非是劉昭補註亦引作目台山）

靡奔有鬲氏　汲郡古文曰帝相廿八年寒浞使其子澆弒帝伯靡出奔鬲杜氏以為夏遺臣事羿者案羿死于帝相八年言夏遺臣是也言事羿者非也

六年傳甲寅堙之注堙土山也　孫子謀攻篇曰攻城

之法脩櫓轒轀三月而後成距堙杜牧云距堙者踊土稍高而前以附其城也

環城傅於堞　淮南子兵略曰設渠壍傅堞而守高誘曰傅守也

七年傳公登亦登注禮登階臣後君一等　聘禮曰至於階三讓公升二等注云先賔升二等君行一臣行二韓非子載穆叔語曰今子不後寡君一等是其證也

八年傳子國曰國有大命　荀卿子引詩云國有大命不可以告人妨其躬身故下云童子言焉將為戮矣

一介行李　唐石經及釋文宋本皆作个徐鍇曰个字不合六書之體當作介

九年傳陳畚局　唐石經作梮正義曰其字從手此臆說也漢書引此傳云陳畚輂輂音菊與梮同音史記河渠書云山行則梮韋昭曰梮木器如今轝牀人舉以行也然則輂與梮音義皆同故孔氏書正義以為

楬䕺本一字古篆變易形字體改易說者不同未知
孰是
以出内火　漢書引云以出入火案周毛伯鄭敦云毛
伯内門立中庭内讀為入立讀為位古文春秋經公
即位為公即立出入火為出内火皆古文也尚書云
九江内錫大龜史記内作入是古入字皆作内徐邈
音内為納非也
相土因之故商主大火　汲郡古文曰帝相十五年商

侯相士作乘馬遂遷於商邱鄭康成注周禮校人引世本亦云相士作乘馬古文士土相亂如盉和鐘以土為士牧𣪠以士為土之類詳見上土又與杜通故荀子云杜作乘馬左傳从古文故以土為杜

遇艮之八　服虔曰爻在初六九三六四六五上九惟六二不變連山歸藏之占以不變者為占棟案易乾鑿度曰陽動而進陰動而退故陽以七陰以八為彖易一陰一陽合而為十五之謂道陽變七之九陰變

八之六亦合於十五則彖變之數若之一也鄭康成注云彖爻之不變動者九六爻之變動者繫辭曰爻效天下之動也然則連山歸藏占彖本質性也周易占變者效其流動也彖者斷也如鄭此言連山歸藏占彖故下文雖引周易仍用二易以彖為占顧氏補正其說支離不可从也晉語曰公子筮之得貞屯悔豫皆八也筮史占之皆曰不吉閉而不通爻無為也盇以不變為占故云爻無為也司空季子曰是狂周易皆利建侯又董因曰臣筮之得泰之八曰是謂天地配亨小往大來是雖用周易而仍占彖夏殷之法也

隨其出也　虞翻注易隨卦曰隨陰隨陽謂隨卦三陰皆隨陽故卦名隨陰隨陽猶母隨子故隨其出也

門于鄟門　張揖廣雅曰門守也

斬行栗　毛詩國風東門之栗毛傳云栗行上栗也

次於陰口而還　服虔曰參南曰陰口者水口也

國君十五而生子冠而生子　賈服說皆以為人君禮十二而冠案高誘淮南子注曰三十而娶者陰陽未分時俱生於子男從子數左行三十年立於巳女从

子右行二十年亦立於巳合夫婦故聖人因是制禮使男三十而娶女二十而嫁其男自巳數左行得寅故人十月而生於寅男子數从寅起女自巳數右行得申亦十月而生於申故女數從申起歲星十二歲而周天天道十二而備故國君十二歲而冠冠而娶十五生子重國嗣也故不从制說文曰元氣起于子子人所生也男左行三十女右行二十俱立於巳為夫婦裹妊於巳巳為子十月而生男起巳至寅女起巳至申故男年始寅女年始申也案高注與說文同故宋人亦以淮南為許慎注也

冠乎成公之廟　服虔曰成公衛曾祖故以祧為曾祖廟時不冠于衛之始祖以非已廟故也

祈以幣更　呂覽二月紀是月也祀不用犧牲用圭璧更皮幣高誘曰更代也以圭璧代犧牲也管子四時篇曰除神位謹禱幣（通幣）梗周禮女祝掌以時梗禬禳之事注云鄭大夫讀梗為亢謂招善而亢惡去之杜子春讀梗為更玄謂梗禦未至也案此則更讀為梗杜元凱謂以幣更牲未之考也詳見禮説

十年經會吳于柤注柤楚地　京相璠曰柤宋地今彭城偪陽縣西北有柤水溝去偪陽八十里司馬彪郡國志曰彭城偪陽有柤水

偪陽　釋文云偪徐仙音甫目反棟案徐音是也古今人表作福陽知古皆作福音也

傳士莊伯服本云云其將不免乎　服虔曰免脫也言將不脫罪禍不以壽終也傳舉此者為十九年齊殺其大夫高厚二十五年崔杼弒其君光起本也

郰人紇　唐石經及宋本皆作郰鄹元引作郰論語同

槩聚字古或省文作取說文曰郰魯下邑孔子鄉

建大車之輪而蒙之以甲以為櫓　正義曰建立也立

此大車之輪而覆之以甲以為櫓也　子惠子曰甲

覆楯非覆輪當云立之大車之輪

右拔戟以成一隊注百人為隊　高誘曰軍二百人為

隊淮南司馬法云五人為伍十伍為隊見李衛公兵法是又以

五十人為隊國語曰百人為徹行行頭皆官師賈逵

云百人為一隊也官師隊大夫也故杜據以為說

余羸老也　高誘曰羸劣人也

親受矢石　後漢書堅鐔傳曰輒先當矢石注石謂發石以投人也墨子曰備城者積石百枝重十鈞以上者

桑林　莊子湯有桑林之舞司馬彪曰桑林湯樂也崔撰曰宋舞樂名

偪陽妘姓也使周内史選其族嗣納諸霍人禮也　高

誘淮南子注云天子不滅姓古之政也

獻兆於定姜　高誘曰兆契龜之兆世所以占吉凶者也

爾車非禮也　唐石經曰爾車多非禮也案注當有多字

尉止　尉止尉翩以尉為氏謂之尉氏圉稱陳留風俗傳曰尉氏鄭國之東鄙獘獄官名鄭大夫尉氏之邑故欒盈曰臣將歸死于尉氏是也

諸侯之師還鄭而南　釋文曰還本亦作環棟案鄭氏

士喪禮注云古文環作還哀三年傳道還公宮同公

羊傳云以地還之也又云師還齊侯皆與環同

篳門閨竇　說文引云篳門圭窬康成禮記注云篳門

荆竹織門也圭窬門旁窬也穿墻為之如圭矣王篇

亦引作窬窬與竇同物同音

十一年傳西濟于濟隧注濟隧水名　京相璠曰鄭地也

又曰滎澤在滎陽縣東南與濟隧合濟隧上承河

水於卷縣北河南逕卷縣故城東又南逕衡雍城西

同盟于亳　案經云同盟于亳城北二傳皆云京城北

公羊疏云服氏之經亦作京城北與此傳同棟案亳

城當依服氏作京京鄭地在滎陽隱元年傳謂之京

城是也亳無考非也

司慎司盟　服虔曰二司天神司盟司慎不敬者監司

察盟者

女樂二八　王逸楚辭章句曰二八二列大夫有二列

之樂韋昭曰八人為列備八音也

書曰居安思危注逸書　案周書程典曰於安思危於始思終於邇思備於遠思近於老思行不備無違嚴戒

十二年傳同姓於宗廟　毛萇詩傳云同姓同祖也

楊梁　京相璠曰楊梁宋地今睢陽東南三十里有故楊梁今曰楊亭也俗名之曰緣城非西北去梁國八十里劉昭引杜注云有地名楊亭與京相說同

王使陰里結之　先鄭有婚禮結言結字本此傳

十三年傳什吏　周書大聚曰十夫為什以年為長即

什吏也

窀穸　孔宙碑作窀夕說文云窀葬之厚夕說文無穸

字明不从穴也

先王卜征五年而歲習其祥祥習則行　國語引大誓

曰朕夢協于朕卜襲于休祥禮記云卜筮不相襲注

云襲因也棟案襲與習通周禮大司徒屬胥各掌其

所治之政襲其不正者康成云故書襲為習是習為

古文襲左氏从古文故以習為襲也哀十五年傳云

卜不襲吉注云襲重也金縢云乃卜三龜一習吉又

鄭注士喪禮云古文槢為襲是襲與習通

十四年經衛侯出奔齊　不偺春秋曰孫林父甯殖出

其君仲尼偺之曰衛侯衎出奔齊臣逐君不可以訓

猶名君也杜注謬諸侯失國名公穀皆有衎字左傳

脱也

傳執莒公子務婁　徐邈云務莫侯反禮說云務與牟古音同莊子務光荀子作牟光徐音是也

君義嗣也　王肅曰義宜也嫡子嗣國得禮之宜周書曰王義嗣德

蘧伯玉　高誘呂覽注曰伯玉衛大夫蘧莊子無咎之子瑗謚曰成子

庸知愈乎　司馬彪莊子注曰庸猶何用也

厚成叔　釋文曰厚本或作郈世本曰魯孝公生惠

伯華其後為厚氏陸淳曰郈成叔孝公八世孫外傳曰魯文公欲弛郈敬子之宅韋昭云郈敬子魯大夫郈惠伯之後元孫敬伯同也昭廿五年傳云季郈之雞鬬徐廣史記注曰一本作厚世本亦然棟案呂氏春秋有郈成子與右宰穀同時以傳考之即厚成叔也厚與郈通世本作厚內傳作郈禮記又作后左傳或作厚或作郈字異而實同說文曰厚古作垕从后土或从邑或省文高誘曰郈氏惠伯華之後世本作惠伯華鄭氏禮記注華作鞏高作華未詳孰是

以字為氏因為郈氏郈成子郈敬子國之子國疑同字之誤郈青孫也皆據世本而言然則厚成叔乃敬伯同之子也高氏曰以字為氏則郈非采邑古今人表有厚昭伯師古曰即郈昭也

成國不過半天子之軍　高誘呂覽注云成國成千乘之國也

師曠　王逸楚辭章句曰師曠聖人字子埜生無目而善聽

纂乃祖考無忝乃舊　棟案舊謂祖考之舊法也管子

牧民篇云恭祖舊

詩曰行歸于周萬民所望　服虔曰逸詩也都人士首章有之康成緇衣注云此詩毛氏有之三家則亡案西漢毛詩不列于學官故服氏謂之逸詩猶鄭氏尚書古文二十四篇也

十五年經秋八月丁巳日有食之　隋志曰推合丁巳朔

傳王及公侯伯子男甸采衛大夫各居其列所謂周行

也　左氏說詩此古訓也詩云古訓是式漢時謂之故訓又謂之詁訓詁訓者雅言也魯語曰詩書執禮皆雅言也周之古訓仲山式之子之雅言門人記之爾雅以觀于古故又謂之爾雅俗儒不信爾雅而仲山之古訓夫子之雅言皆不存矣後之學者省諸爾雅釋故釋訓乃周公所作以敎成王故詩曰古訓是式

十六年傳戰于湛阪　京相璠曰昆陽縣北有蒲城蒲

城北有湛水者是酈元曰湛水出犨縣北魚齒山西北東南流歷魚齒山下為湛浦今水北悉枕翼山阜於父城東南湛水之北山有長阪葢即湛水以名阪故有湛阪之名

方城之外　戰國策曰楚不守方城之外高誘曰方城楚塞也外北也

十七年傳遂幽其妻　漢書幽作就

瘈狗　説文引作㺚从犬折聲云狂犬也

澤門之晳　詩正義引云皋門之晳陸氏釋文云本或作皋者誤棣案古皋澤字相同孫叔敖碑云收九睪之利婁壽以為澤字但皋為白下本土刀切睪為四下夲本一字漢碑从四下羊者誤今馬援傳注亦誤羊服虔漢書注云皋澤也詩鶴鳴于九皋王仲任薛夫子薛漢父子撰韓詩章句皆以為九折之澤諸侯本有皋門何獨宋不然也

晏嬰麤衰斬　鄭康成曰麤衰斬者其縷在齊斬之間謂縷如三升半而三升不緝也斬衰以三升為正微

細焉則屬於粗也

唯卿為大夫　鄭康成曰此平仲之謙辭也言已非大夫故為父服士服耳王肅聖證論曰喪禮自天子以下無等故曾子云哭泣之哀齊斬之情饘粥之食自天子達且大國之卿與天子上士俱三命故曰一也晉士起大國上卿當天子之士也平仲之言唯卿為大夫謂諸侯之卿當天子之大夫非謙辭也春秋之時尊者尚輕簡喪服禮制遂壞羣卿專政晏子惡之

故服麤衰枕草於當時為重是以平仲云唯卿為大夫遜辭以避害也杜氏从王說

十八年傳跪而戴之　李登聲類曰跪跽也

齊侯禦諸平隂塹防門而守之廣里　京相璠曰平隂齊地也在濟北盧縣故城西南十里杜氏云在盧縣東北非也　平隂城南有長城東至海西至濟河道所由名防門去平隂三里司馬彪郡國志曰濟北盧縣有平隂城有防門有光里京相璠曰防門北有光里齊人言廣音

與光同杜氏以為平陰城南有防防有門於門作塹横行廣一里皆臆說也

巫山　京相璠曰巫山在平陰東北

必旆而疏陳之　淮南子曰疏隊而擊之高誘曰疏分也司馬法曰凡陳行惟疏戰惟密

有班馬之聲注夜遁馬不相見故鳴班别也　楝案班還也郭璞引作般齊師夜遁馬鳴聲漸遠故云班馬之聲尚書班瑞于羣后史記班作還古字通

戊戌及秦周　子惠子曰吕覽愼大篇曰齊達子帥其餘卒以軍于秦周高誘曰秦周齊城門名也棨秦周當是齊地名杜氏以爲魯大夫失之

伐雍門之萩　戰國策孫子謂田忌曰使輕車鋭騎衝雍門高誘曰雍門齊西門名也萩酈元引作荻棨玉篇音且留切云蒿也當从萩又七肖反釋文云本又作秋

斬其楢以爲公琴　棟棨公琴頌琴也頌與公古字通

楚申池之竹木　淮南子墬形訓曰申池在海隅高誘曰海隅數劉逵據以注齊都賦京相璠言申門即齊城南面第一門外為申池杜於文十八年傳依京氏為說非也

以枚數闔注枚馬檛也　㮣枚猶个也廿一年傳云識其枚數則枚不得為馬檛

扣馬　吕諶字林曰扣牽馬史記注

甚雨及之　甚古文湛字見詛楚文莊子天下篇云沐甚雨節疾風崔撰本甚作湛音淫湛雨猶久雨也或云

檀弓云雨甚至甚當讀如字亦通

吾驟歌北風又歌南風南風不競多死聲　服虔曰北風夾鍾無射以北南風姑洗南呂以南南律氣不至故死聲多吹律而言歌風者出聲曰歌以律是候氣之管氣則風也故言歌風

十九年傳先吳壽夢之鼎注以壁馬為鼎之先　子惠子曰馬為庭實未聞以馬為先且馬不上堂安得先之先吳鼎亦不辭先吳猶言先秦先漢歟

癉疽　玉篇引作疽多但切

作林鐘而銘魯功　呂諶字林曰銘題勒也

亡之道也　唐石經云亡之之道也

顏懿姬鬷聲姬　杜此注全用服氏服氏又云傳家從後言之故舉謚也

諸子注諸妾姓子者　杜亦用服注此當从傳遜說以諸子為內官也

鬻諸戎子　服虔曰戎子子牙養也棟案養謂養母也

廢常不祥　服虔曰立長為祥立而廢之為不祥也

閒諸侯難　服虔曰閒犯為光已列於諸侯難成

是專黜諸侯　服虔曰專獨也光已於諸侯列於會盟

不可黜也

而以難犯不祥也　服虔曰以難成之事犯不善

崔杼微逆光　服虔曰微隱匿也棟案哀十六年傳其

徒微之是微為隱匿也

疾病而立之　服虔曰立為太子

子孔當罪　鄭康成曰當謂值其罪音丁浪反

問守備焉以無備告揖之乃登　服虔曰彭仲博以為齊侯號衛衛慙而下云問守備焉問衛之守高唐者衛無恩信故令守者以無備告齊侯善其言故揖之乃命士卒登城此說近之棣案經典序錄曰汝南彭汪字仲博說先師奇說及舊注又昭廿七年傳云毋老子弱是無若我何彭仲博云當言是無我若何我毋無我當如何我字當在若上正義所載惟此二說

廿年傳陳慶虎慶寅　王符曰慶氏嬀姓

廿一年經漆閭丘注南平陽縣西北有顯閭亭　闞駰十三州記曰山陽南平陽縣有閭邱鄉伍氏從征記曰杜氏謂顯閭邱今案漆鄉狂縣東北漆鄉東北十里有邱鄉顯閭非也

公姑姊　子惠子曰咸公同宗之女于公為姑姊故云公姑姊注及正義皆失考

娖叔虎之母美而不使　唐石經云而不使視寢二字旁增論

衡引此傳與石經同

深山大澤實生龍虵　王充曰妖氣生美好故美好之人多邪惡火有光耀亦有容貌龍虵東方木含火精故美色貌麗膽附於肝故生勇力火氣猛故多勇木剛强故多力也

欒盈過於周周西鄙掠之　唐石經云欒盈奔楚過於周又一本云欒盈出奔楚過於周周西鄙人略之

得罪于王之守臣注范宣子為王所命故曰守臣　子

惠子曰守臣指晉君書句同為上卿書稱陪臣句稱守臣有是理乎范氏矯君命逐盈故盈以為得罪于

晉君

使候出諸轘轅　棟案候候人也周禮夏官候人職云若有方治則帥而致于朝及歸送之于竟

臣食其肉而寢處其皮矣　鄭康成曰古者殺牲食其肉坐其皮

春秋左傳補註卷三

欽定四庫全書

經部

春秋左傳補註卷四至六

詳校官監察御史臣查善長

給事中臣温常綬覆勘

總校官知縣臣繆琪

校對官主事臣陳文樞

謄錄監生臣梁鳴岐

春秋左傳補註卷四

元和惠棟撰

廿二年傳焉用聖人　風俗通曰聖者聲也言聞聲知情故曰聖家語顔回曰武仲世稱聖人何休膏肓曰說左氏傳者春秋之志非聖人孰能脩之言夫子聖人乃能脩之御叔謂臧武仲爲聖人是非獨孔子𤣥箴之曰武仲者述聖人之道魯人稱之曰聖令使如

晉過御叔御叔不說學見武仲而雨行敖之云馬用聖人爲左氏傳載之者非御叔不說學不謂武仲聖與孔子同

與執燔馬釋文云燔又作膰　案僖廿四年傳及成十三年傳皆作膰說文曰鐇宗廟火孰肉从炙番聲春秋傳曰天子有事鐇馬以饋同姓諸侯此傳燔字當从鐇轉寫誤爲燔耳

執事實重圖之　高誘曰重深

貴而能貧　能猶耐也

未益祿而有馬數十乗　荀卿子曰大功已立士大夫益爵官人益秩庶人益祿未益祿而有馬士庶同于卿

三日棄疾請尸　周禮掌戮曰凡殺人者肆之三日

廿三年傳禮爲鄰國闕　服虔曰鄰國尚爲之闕樂況甥舅之國乎顧氏補正用其說而不稱服註

右撫劒　案古制毙劒于左軍禮從右

斐豹　廣韻引作斐甫微切

戌郫邵　棟案郫邵晉二邑文六年傳云趙孟殺公子樂于郫說文曰郫晉邑司馬彪郡國志曰河東垣縣有邵亭張華博物志曰垣縣東九十里有郫邵之阨

晏氂　徐邈音來棟案外傳作犛古字通徐音是也

新樽絜之　釋文云本亦作尊又昭十五年傳樽以魯壺釋文云樽本或作尊又作罇棟案曹憲文字指歸云檢字無此从缶从木者說文云字从酋寸酒官法

度也今之尊卑從此得名故尊亦為君父之稱

禍福無門唯人所召　無門言同一門出入也荀卿子曰禍與福鄰莫知其門管子禁藏篇曰福不擇家禍不索人

美疢不如惡石　服虔曰砭石也戰國策曰扁鵲怒而投其石高誘曰石砭所以砭彈人癰腫也砭石見山海經

娶于鑄注鑄國　樂記曰武王未及下車封帝堯之後于祝康成云祝或爲鑄高誘曰鑄讀作祝古音通故

或作鑄或作祝
盡以其犯門斬關　周禮司盟曰盟萬民之犯命者故
孟椒欲用之當其罪
季孫用之　疾疢之言驗矣
下妾不得與郊弔　子惠子曰賤者野受弔謂之郊弔
所謂君遇柩於路使人弔者庶人則然士喪君視斂
則郊弔非士也注與正義皆失之
不穴於寢廟　子惠子曰廟日祭月祀朝聘饗燕皆行

之於廟故鼠不穴蹠以爲廟幽靜失之

廿四年傳既殁其言立　高誘呂覽注曰立猶見也

恕思以明德　周書程典曰愼德必躬恕恕以明德李

登聲類曰恕人心度物也文選

輔躒　說文引作𨅿釋文曰本又作櫟

部婁無松柏　說文引作附婁云小土山也應邵風俗

通曰部者阜之類也今齊魯之閒田中少高卬名之

爲部矣周伯琦六書正譌𨸏从自仅聲俗用培塿非

皆居轉而鼔琴　傳遜曰轉當為軫楝案文選注引許愼淮南子注曰軫轉也或是古軫字有作轉耳方言曰軫謂之枕郭璞曰車後横木

敢問降階何由　君禮臣有降階之儀程鄭下人非所宜問故云惑也

廿五年經諸侯同盟于重丘　應劭地理風俗記曰安德縣北五十里有重邱鄉故縣也

傳困于石往不濟也據于蒺藜所恃傷也　往不濟謂

九四為石所恃傷謂九二為蒺藜初至四互未濟故往不濟

公拊楹而歌　服虔曰公為姜氏不知已在外故歌以命之也一日公自知見欺恐不得出故歌以自悔

陪臣干掫　史記作爭趣棟案左傳掫字亦有作趣者昭廿年傳云賔將掫杜子春注周禮引此作趣史記本作干趣云徐廣後人改為爭趣非也掫趣二字古皆从取聲

故君為社稷死則死之為社稷亾則亾之　服虔曰謂

以公義為社稷死亾也如是者臣亦隨之死亾案杜

義未完

若為已死而為已亾非其私暱誰敢任之　服虔曰言

君自以已之私欲取死亾之禍則私近之臣所當任

也

南史氏　新序云南史氏是其族也

執簡以往　服虔曰古文篆書一簡八字案齊崔杼弒

其君光則一簡之文也

四翣　高誘呂覽注曰翣棺飾也畫黼黻之狀如扇於

僂邊天子八諸侯六大夫四也又淮南子注曰翣狀

如今要扇畫文挿置棺車箱以為飾多少之差各從

其爵命之數也翣本作翣古文也周禮縫人云衣翣

柳之材注云故書翣柳作接櫝鄭司農云接讀為翣

櫝讀為柳皆棺飾檀弓曰周人牆置翣春秋傳曰四

翣不蹕先鄭引檀弓作翣引左傳作翣明古文春秋

傳本作翣杜氏改為翣失之矣

當陳隧者　高誘曰隧道也司空治軍隧道王肅以爲墓道非也

昔虞閼父　陳球碑作遏高誘曰閼讀曰遏止之遏然則閼遏同音故或作遏也

爲周陶正　王應麟曰有虞氏上陶舜陶河濱器不苦窳周陶正猶以虞閼父爲之

以備三恪　說文引作愙从心客聲敬也義雲章亦以愙爲恪魏封孔羨碑又作愘焦弱侯以爲恪即古客

字未詳禮記正義熊氏云周之三恪越少昊高辛遠存黃帝者取其制作之人故易繫辭云神農氏沒黃帝堯舜氏作

授手于我　手古首字士喪禮云載魚左首進鬐注云古文首爲手成二年經曹公子首公羊作手是字通之證

天子之地一圻　鄭康成引作畿高誘曰方千里爲畿方百里爲同周禮大司馬九近之籍先鄭司農云近當言畿益古圻字或作近禮記相近于坎壇王肅讀

近為祈齊侯鎛鐘云用旂眉壽旂本古文近字通為祈詩有祈父尚書酒誥作祈父鄭康成詩箋云祈圻畿同

書曰慎始而敬終終以不困注逸書　案周書常訓解云慎微以始而敬終乃不困正義以蔡仲之命云云證之此晉時僞古文襲左傳而為之者也徐鍇小論引書云慎始而敬終以不困

廿六年傳頷之而已　說文引作頷云低頭也玉篇引

杜氏注亦作頷又音欽曲頤也列子云巧夫頷其頤而歌合律注云頷猶摇頭也

子産其將知政矣　吕覽仲冬紀曰申侯伯如鄭三年而知鄭國之政高誘曰知猶為也

乃立囚　子惠子曰立囚為證也

赤而毛　服虔曰其身色赤而生毛也

平公入夕　服虔曰視夕也

而視之尤　服虔曰尤過也意悦之視之過也

姬納諸御　服虔曰納之平公之御

嬖生佐惡而婉大子痤美而很　服虔曰婉順也佐貌

惡心順太子貌美而心很很戾不從教案後傳云元

公無信多私不得如服注惡而婉謂內惡而外婉也

美而很謂內美而外很也以伊戾之讒慝小人而不

爲太子所寵而元公獨嬖寺人栁則二人之賢不肖

顯然矣

寺人惠牆伊戾　服虔曰寺人宋閹士惠牆皆發聲實

爲伊戾以公寺人爲太子內師掌內官

過宋　服虔曰楚客道過宋

夫不惡女乎　服虔曰夫謂太子伊戾無寵於太子故

曰夫不惡女

縱有共其外莫共其內　服虔曰言我內師也當共內

使

加書徵之　服虔曰以書爲之徵驗也書盟書

欲速　服虔曰速疾也欲疾代公得位故與楚客謀弒

其父也

固聞之　服虔曰固久也久聞太子欲爲亂

唯佐也能免我　佐內惡而外婉太子不知而謂其能免我實不然也

左師聞之　服虔曰聞太子與佐期日中

乃縊而死　服虔曰經書宋公殺其世子痤平公用伊戾之譖信夫人左師之言世子無罪而死故稱宋公殺罪之也

左師見夫人之步馬者　廣韻曰駛馬習馬孫愐案左傳步馬字不从馬

君夫人氏也　正義曰夫人氏者氏猶家也棟案正義非也弃本尚司徒女與宋同姓故不云某氏始言君夫人氏後言君之妾弃也公羊傳曰宋三世無大夫

三世內娶也

君與夫人不善是也　唐石經云君與大夫下云君大夫謂椒舉石經是也案林堯叟本仍作夫人知傳譌

已久韋昭曰是理也

楚之良在其中軍王族而已　唐固國語注云族親族同姓也韋昭曰族謂部屬棣案韋說是也成十六年傳云欒范以其族夾公行劉光伯曰族者屬也非謂公族之兵

欒范易行以誘之　鄭衆曰易行中軍與上下軍易卒伍也中軍之卒良故易之賈逵又一說見正義皆勝杜注

廿七年傳皆取其邑而歸諸侯諸侯是以睦于晉

劉光伯云晉宋古本皆不重言諸侯則唯謂齊魯宋三國睦耳棟案不重言諸侯是也謂唯三國睦非也上文云使諸侯偽效烏餘之封者是時三國皆在故下云皆取其邑而歸爲絕句重言諸侯者衍文也

唯卿備百邑注此一乘之邑正義曰一乘之邑每邑方十里　棟案熊安生禮記義疏云卿備百邑者鄭志以爲邑方二里與百乘別

欲弭諸侯之兵　弭亦彌周禮小祝彌裁兵杜子春讀弭如彌兵之彌康成云彌讀如敉敉安也

仲尼使舉是禮也以為多文辭　服虔曰以其多文辭故特舉而用之後世謂之孔氏聘辭以孔氏有其辭故傳不復載也此與公羊昭二十五年齊侯唁公于野井以遇禮相見孔子曰其禮與其辭足觀矣皆仲尼之所取者也

楚氛甚惡　王逸楚辭章句曰氛惡氣也

晉楚爭先　子惠子曰楚人衷甲爲爭先也

以誣道蔽諸侯　陸氏曰賍虔王肅董遇竝作弊婢世反云踣也正義曰賍本作弊云斃踣也一曰罷也棟案蔽與弊通昭十四年傳云叔魚蔽罪邢侯周禮大司寇職云以邦成弊之鄭衆曰敝之斷其獄訟也是蔽與弊通

何以恤我我其收之　顧炎武云見周頌棟案頌云假以溢我說文及廣韻引詩云誐以謐我誐與何音相

近伏生尚書云維刑之謐哉古文作恤恤慎也故毛傳亦訓溢為慎釋詁文今傳作恤與毛傳義合古謐溢字通莊子齊物曰以言其老洫也釋文云洫本亦作溢古書篆作立心與水相近故恤誤為洫又為溢也鄭氏訓為盈溢失之杜氏訓恤為憂尤誤說文云誐嘉善也毛傳訓假為嘉義亦同

齊崔杼生成及彊而寡 墨子辭過篇曰内無拘女外無寡夫又云天下之男多寡無妻女多拘無夫顧炎武案小介疋云凡無夫無妻通謂之寡

棠無咎　唐石經無作无棣案无字見衛宏古文奇字今易无咎字皆从此釋文云本亦作无

崔宗邑也　案宰相世系表崔氏之先齊丁公之嫡子季子讓國叔乙食采于崔遂為崔氏故曰宗邑猶晉之曲沃也

崔明來奔　宰相世系表曰子明奔魯生良十五世孫意如為秦大夫封東萊侯

廿八年傳歲在星紀而淫于玄枵注星紀在丑斗牛

之次玄枵在子虚危之次　漢律歴志星紀在子玄枵在丑正以歳星右行于天星紀為子而貞于丑故丑其次玄枵貞于丑則在子如是則十二辰皆合合樂用焉漢法陽左行陰右行右行者每退一辰以次為貞故星紀貞于丑時俗以星紀為丑玄枵為子失之合辰合樂本坤彖喪朋之説

子雅子尾注二子皆恵公孫　棟案高誘呂覽注云子雅恵公之孫公子欒堅之子竈也子尾恵公之孫公

子高祈之子蠆也杜氏高氏皆據世本唐時世本已非全書故正義不詳所出韓非子曰子夏子尾者景公之二弟也夏與雅古字通

得慶氏之木百車于莊注六軌之道　下云反陳于嶽注云嶽里名案莊亦里名昭十年傳云又敗諸莊哀六年戰于莊孟子曰莊嶽之閒趙岐曰莊嶽齊街里名

欒高陳鮑之徒注欒子雅高子尾　案欒堅高祈以字

為氏故曰欒高

慶封氾祭　鄭康成讀氾與芝同補鄧反

吴句餘注句餘吴子夷末也　司馬貞曰計餘祭襄十九年卒則二十八年賜慶封邑不得是夷末棣案服虔以句餘為餘祭是也

朱方　顧夷吴地記曰朱方秦改曰丹徒

在外不得宰吾一邑　得罪出亡在外則不得宰一邑故下云恐失富也正義以宰為益失之

夫民生厚而用利于是乎正德以幅之使無黜嫚　子
惠子曰此夏書九歌中三事之義疏也
武王有亂臣十人　唐石經無臣字石經論語亦然又
昭二十四年傳引大誓亦無臣字後人皆據晉時所
出古文大誓以益之非也辨見論語考
榮成伯　王符曰榮氏魯公族韋昭曰成伯魯大夫聲
伯之子名欒
以徵過也　子惠子曰徵讀從楚辭不清徵其然否之

徵

廿九年傳璽書追而予之　高誘曰璽讀如移徙之徙印也韋昭曰古者大夫之印亦稱璽璽書璽封書也應劭漢官儀曰封太山以金泥銀繩印之以璽璽施也信也古者尊卑共之月令曰固封璽春秋傳璽書追而與之是也秦漢以來尊者以為名乃使避衛宏漢舊儀曰秦已前民皆以金銀銅犀象為方寸璽各服所好漢以來天子獨稱璽又以玉羣臣莫敢用

也棟案璽惟周禮月令及此傳有明文餘無聞焉唐六典引周書曰湯放桀大會諸侯取天子之璽置天子之座云云據此則商以前已有璽名矣

祇見疏也　棟謂疏當為詵字之誤也呂覽先識篇云無由接而言見詵高誘曰詵讀為誣妄之誣下云欺其君何必使余明疏為誣欲之而言叛非誣乎杜氏好改古文故古文古義存者少矣

固辭　鄭康成曰固之言如故也言如故辭者重辭也

投壺 唐石經云辭固疑非
注

不尚取之 服虔曰不尚尚也尚當取女叔侯殺之

武獻以下兼國多矣 呂覽曰獻公即位五年兼國十

九

毋寧夫人而焉用老臣 服虔曰毋寧寧也寧自取夫人

將焉用老臣乎劉炫是服說

請觀于周樂 服虔曰周樂魯所受四代之樂

猶未也 賈逵曰言未有雅頌之成功也服同

吾聞衛康叔武公之德如是　賈逵曰康叔遭管叔蔡叔之難武公罹幽王褒姒之憂故曰康叔武公之德如是

為之歌王　服虔曰王室當在雅衰微而列在風故國人猶尊之故稱王猶春秋之王人子惠子曰王者采風畿内故有王風周官六詩比賦興風雅頌安得謂王者無風後儒以詩亡為雅亡失之甚矣

其細已甚民弗堪也　服虔曰其風細弱已甚攝乎大

國之閒亡遠慮持久之風故曰民不堪將先亡也

泱泱乎大風也哉　服虔曰泱泱舒緩深遠有大和之意其詩風刺辭約而義微體疏而不切故曰大風

國未可量也　服虔曰國之興衰世數長短未可量也

此之謂夏聲　服虔曰與諸夏同風故曰夏聲棟按後世言秦夏本此

大而婉險而易行　賈逵曰其志大直而有曲體歸中和之德難成而易行按史記險作儉古文也漢劉脩

碑云動乎儉中今易作險

則明主也　史記作盟主按古盟字从囧貫侍中說讀與明同嘯堂集古錄載齊矦鎛鐘曰繼命于外內之事中敦盟刑盟刑即明刑也毛詩黃鳥曰此邦之人不可與明箋云明當為盟釋名盟明也告其事于神明也

怨而不言　王肅曰非不能言畏罪咎也

其周德之衰乎　服虔曰此歎變小雅也自鹿鳴至菁

菁者莪道文武脩小政定大亂致太平樂且有儀是為正小雅陳文王之德武王之功自文王以下至鳧鷖是為正大雅

遷而不淫　服虔曰遷徙也文王徙酆武王居鄗

若有他樂吾不敢請已　服虔曰周用六代之樂堯曰咸池黄帝曰雲門魯受四代下周二等故不舞其二季札知之故曰有他樂吾不敢請

子速納邑與政　服虔曰入邑與政職于公不與國家

之事子惠子曰古者有政便有邑邑者田邑也古禄以田

慎之以禮　服虔曰禮所以經國利社稷也

辨而不德必加於戮　服虔曰辨若鬬辨也夫以辨爭不以德居之必加於刑戮也

吾子好直　服虔曰直不能曲橈以從衆

裨諶　古今人表作卑湛師古曰卑音脾湛音諶風俗通曰卑氏鄭大夫卑湛之後漢有卑躬為北地太守

杜改卑為禆俗又改湛為諶古文盡亡矣釋文猶作

湛

卅年傳正月甲子朔四百有四十五甲子矣其季於今

三之一也　熊朋来曰魯襄公三十年歲次戊午二

月辛酉朔初四日甲子二十三日癸未日其季於今

三之一者言甲子數至癸未日正得二十日是三分

六十甲子之一也季者餘數也積四百四十四甲子

零二十日算得二萬六千六百六十日除五十三日

在本年正二月戊午正月大該三十日二月二十三日止有二萬六千六百零七日逆推得絳縣老人是魯文公十一年乙丑歲三月生故曰臣生之歲正月甲子朔注謂夏正月若以周正則三月也本合云七十四年此時方是二月若夏正則十二月故除本年不算曰七十三年也

亥有二首六身　子惠子曰史趙以亥字推算其年者蓋以亥乃絳縣人之名即孟子之亥唐韓非子言晉

平公於唐亥云云或孟子傳寫倒其名氏也

或叫于宋大廟曰譆譆出出　叫說文引作訆云大呼也唐石經作叫傳遜曰說文云譆痛也案說文引傳云誒誒出出云誒然从言矣聲說文訓譆為痛與此傳無涉傳氏非也鄭氏周禮注引作譆譆出出

公焉在　士喪禮曰升公卿大夫繼主人東上鄭注云公大國之孤四命也賈疏典命云公之孤四命鄭為伯爵不命言孤但良宵鄭之公族大夫貴重之極比

于大國之孤故家臣尊其主亦號為公耳

印段　說文作𥖍字子石

介于襄庫　案介甲也取襄庫之甲以入代襄廿六年齊烏餘襲高魚介其庫注云入高魚之庫而介其甲是也襄廿七年傳云介慶氏之甲

上下有服　高誘曰服法服也君子小人各有制

斗城　案水經注斗城在陳留沙水所經也

吾其與之　高誘曰與猶助也

卅一年傳古之道也　何休膏肓曰若其以卜隱桓以禍皆由此作乃曰古制固亦謬矣鄭箴之曰立長以嫡不以賢固立長矣立子以貴不以長固以貴矣若長均貴均何以别之故須卜禮有詢立君卜立君是有卜也

是謂不度　顔籀曰不度不遵禮度也棟案孝經援神契云天子之孝曰就諸侯曰度狂戚而有嘉容故謂之不度

猶有童心　服虔曰言其無成人之志案士冠禮曰弃爾幼志順爾成德幼志猶童心也諸侯十二而冠昭公十九年矣猶有童心故不終荀子曰天子諸侯十九而冠弃爾幼志令有童心故不終也

高其閈閎注閎門也　匡謬正俗曰下文云門不容車杜元凱云門庭之內迫迮又有牆垣之限介疋云所以止扉謂之閎郭景純云門辟旁長橛也左傳曰高其閈閎案若館門實高而直庭內迫迮者即當云庭

不容車不應云門也又高為門戶非闗止盜之方文伯所稱不應云以無憂客使若門得車入則子産止須引車入門何勞壞垣云不可踰越葢是門既不大而止扉又高以牢固扞禦寇賊子産為其不容車入故壞垣耳尋文究理郭說得之

繕完葺牆 李涪刋誤曰案文當云繕宇葺牆書云峻宇彫牆足以為比

圬人以時塓館宮室 劉逵引此傳塓作冪云墁也館

宮室諸侯傳也

天厲不戒　正誤曰天厲注疏及臨川本作天地之天興國本及建本作夭閼之夭據注當作夭然經中有言厲疾夭札則天厲亦不為非姑示達者

子太叔美秀而文　案說苑政理篇亦載此事葢本左傳乃云子太叔善決而文善決訛為美秀

公孫揮能知四國之為而辨於其大夫之族姓班位　說苑政理篇作族姓變立愚案變立即古文班位字

也古讀變為辨辨為班古文位作立劉歆傳曰春秋傳多古字古言乃知向所據者皆古字也

故委政焉　倉頡篇曰委任之也文選

令尹似君矣　正義曰服虔云言令尹動作以君儀故云以君矣服言以君儀者明年傳云二執戈者前矣是用君儀也俗本作似君若云似君不須言矣今定本亦作似君恐非棟案古以字作目與似通故誤作似此條正義見宋槧本故備録之

衛詩曰 十九年傳歌邶鄘衛季札曰是其衛風乎知邶鄘衛皆為衛詩詩序亦云

紂囚文王七年諸侯皆從之囚 汲郡古文曰帝辛廿三年囚西伯于羑里廿九年釋西伯諸侯逆西伯歸于周周書程典商王用宗讒震怒無彊諸侯闕娛逆諸文王

昭元年傳伍舉為介 孫叔敖碑作五舉案唐石經初刻亦作五後改从人非也伍尚伍員字同古今人表伍子胥亦

不从人

梁其踁　孫愐曰梁其踁魯伯禽子梁其之後

牆之隙壞　韓非子曰牆之壞也必通隙

周有徐奄　案周書周公相天子殷東徐奄从三叔為亂又汲郡古文云成王二年奄人徐人及淮夷入于邶以叛賈景伯杜元凱皆云徐即淮夷失之

趙孟欲一獻　鄭玄曰一獻士飲酒之禮

具五獻之籩豆於幕下注朝聘之制大國之卿五獻

禮記正義曰卿大夫俱三獻故昭六年傳云得貺不過三獻五獻者亂世之法非禮之正也

大國省穡而用之　周書程典曰生穡省用不濫其度

弁冕端委注弁冕冠也　案釋文云弁端委無冕字石經及正義皆云弁冕端委說文云覍古弁字冕也故杜訓為冕冠弁冕之冕衍文也

子盍亦遠績禹功而大庇民乎　周譜云定王五年河徙故道及穀雒鬬後河勢愈甚劉子以治河事委趙

孟故有是言齊人城郟晉未聞焉鄭大叔曰晉國不恤宗周之闕是也

諺所謂老將知而耄及之者　大雅抑詩曰借曰未知亦聿既耄㪯當時之語云亦然

徐吾犯　廣韻曰鄭公子有食采於徐吾之鄉後以為氏據此則子南子晳爭同姓以為室也

及衝擊之以戈　說文引云及衝以戈擊之

將行子南　鄭康成詩箋云行亦放也下文子將行之同

周公殺管叔而蔡蔡叔注蔡放也　釋文云上蔡字音素葛反說文作𣪠从殺下米玉篇云𣪠𥻆𣪠散也書作蔡字正義同　漢書宣帝元康三年詔曰骨肉之親粲而不殊嵇康琴賦云新衣翠粲李善云子虛賦翕呷翠粲張揖曰翠粲衣聲也案子虛賦又作萃蔡愚謂漢書文選粲字皆𣪠字之誤𣪠本與蔡通故又作蔡禹貢曰二百里蔡鄭康成注云蔡之言殺鄭注尚書大傳云蔡衰也衰猶殺也減殺其賦減殺者猶末減也叔非首謀慮从

末減之科故不殺而囚之如此則不必改字而義亦得矣上文云余不女忍殺宥女以遠亦謂从末減　小尒疋曰綮法也

造舟于河　徐堅曰在蒲反夏陽津今蒲津浮橋是其處

鮮不五稔　王充曰王者有過異見於國不改災見草木不改災見於五穀不改災至身若年穀和孰不至及身而亡故云鮮不五稔

兩於前伍於後專為右角參為左角偏為前拒　服虔

引司馬法曰五十乘為兩百二十乘為伍八十一乘為專二十九乘為參二十五乘為偏阮逸謂荀吳用車法雖舍車而法在其中服氏之說未可非也

實沈臺駘為祟　說文曰祟神禍也

曠林　賈逵曰曠大也

遷閼伯於商丘　賈逵曰商丘在漳南

主辰　服虔曰主祀也

及成王滅唐而封大叔焉　史記封作國鄭世家

書序云武王既勝殷邦諸侯又康誥序云以殷餘民邦康叔孔氏云國康叔為衛侯此傳依史記當云邦太叔古字邦封同見書正義漢諱邦改為國故云國太叔也論語邦域之中今作封域是字同之驗下文封諸汾川同

宣汾洮正義曰洮水闕子惠子曰洮即涑川酈氏以為涑水一名洮水水出河東聞喜縣黍葭谷俗謂之華谷至周陽與洮水合司馬彪曰洮水出聞喜縣故王莽以縣為洮亭

山川之神則水旱癘疫之災於是乎禜之日月星辰之神則雪霜風雨之不時於是乎禜之　鄭康成注周禮引此傳云日月星辰之神則雪霜風雨之不時於是乎禜之山川之神則水旱癘疫之災於是乎禜之

賈公彥曰鄭君所讀春秋先日月與賈服不同說文曰禜者設緜蕝為營以禳風雨雪霜水旱癘疫於日月星辰山川也是許君所讀春秋亦與鄭同史記所載同於

服

賈

中聲以降　荀卿子曰詩者中聲之所止也楊倞曰詩謂樂章所以節聲音至乎中而止不使流淫也

風淫末疾　賈逵以末疾為首疾謂風眩也逸周書曰元首曰末易卦初為本上為末故上為首為角杜據素問以四支為四末故謂末疾為四支然不及賈注之當

穀之飛亦為蠱　釋器云康謂之蠱郭璞曰米皮𥳑之揚之康秕在前故云穀之飛外傳云蠱之慝穀之飛

實生之

將會孟子餘　史記趙世家云趙夙生共共生孟孟生衰古今人表云趙孟夙子生衰世本云公明生共孟及夙案文當云共孟及衰史記分共孟爲兩人傳寫之誤孟子餘謂共孟及衰

甲辰朔烝于温　服虔曰甲辰朔夏十一月朔也祭人君用孟月人臣用仲月

二年經叔弓注叔老子　世本曰叔肸生聲伯嬰齊齊

生叔老老生叔弓

傳見易象與魯春秋曰周禮盡在魯矣吾乃今知周公之德與周之所以王也　古謂易為象故曰易象九家說卦云乾為衣坤為裳繫曰黄帝堯舜垂衣裳而天下治葢取諸乾坤尚書臯陶謨帝曰予欲觀古人之象古人之象即易也法乾坤而制衣裳觀象方知故欲觀古人之象古人當謂黄帝伏羲畫八卦神農重之黄帝通之杜子春以歸藏為黄帝易有以也在

天成象伏羲法之作八卦故謂之彖商謂之坤乾周謂之易左氏稱易象猶不失古意觀書于太史氏上自易象下至魯春秋中與周禮而周禮一書于宣子口中叙出此左氏行文之妙也周禮為周公致治之書觀周禮故知周公之德易為聖人贊化育之書故觀易象而知周之所以王謂文王也讀者不考周禮一語遂謂易象爻辭乃周公所作以實周公之德一語失之遠矣

季氏有嘉樹焉宣子譽之注譽其好也　服虔曰譽游也宣子游其下夏諺曰一游一譽為諸侯度今孟子作豫趙岐章句曰豫亦遊也春秋傳曰季氏有嘉樹宣子豫焉周易序卦曰豫必有隨鄭康成注引孟子吾君不豫以為證則知此傳譽字本作豫故服趙互引為證孫子兵法曰人效死而上能用之雖優游暇譽令猶行也外傳作暇豫李善曰譽與豫古字通

三年經北燕伯欵出奔齊　此與衛侯衎出奔齊一例

杜注謬

傳張趯　宰相世系表曰周宣王時有御士張仲其後裔事晉為大夫張侯生老老生趯趯生骼

豆區釜鍾　顧氏補正云毛晃曰豆當為斗後人誤作俎豆之豆用之考工記一獻而三酬則一豆矣豆古斗字棟案考工梓人云爵一升觚三升獻以爵而酬以觚一獻而酬則一豆矣一獻三酬則十升不得為四升之豆故鄭注云豆當為斗陶人云庾實二瀫先

鄭云觳讀為斛觳受三斗聘禮記有斛案聘禮記云十斗曰斛案得云觳受三斗故鄭據旊人云豆實三而成觳則觳受斗二升明觳不得為斛豆不得為斗矣

三老凍餒注三老謂上壽中壽下壽皆八十已上不見養遇　服虔云三老者工老商老農老棟案杜說是也晉姜鼎銘云保其子孫三壽是利魯頌曰三壽作朋三代養老之法于國老中取三人焉謂之三老于

庶老中取五人焉謂之五更

道殣相望　荀悅曰道瘞謂之殣亦作墐韋昭依毛傳

曰道冢為墐

女富溢尤　周書酆保十敗所謂女貨速禍也

君日不悛以樂慆憂注慆藏也　楝案慆過也言君不

思悛改可憂而樂與日俱慆訓慆為過見毛詩傳　劉光伯云慆

慢也好音樂而慢易憂禍義亦通

讒鼎之銘　韓非子說林曰齊伐魯索讒鼎魯以其鴈

往齊人曰鴈也魯人曰真也是古鼎之名已見困學紀聞蓋當時鼎已在齊故晏子述之

公事有公利無私忌韓非子曰私怨不入公門一說忌忌日故云私忌

小人糞除先人之敝廬聘禮卿館于大夫游吉卿也張趯大夫也吉送少姜葬館焉故今云糞除先人敝廬舍廟中故云先人

春秋左傳補註卷四